

我曾杀死过一只猫

在我小的时候，我杀死过一只猫。

在那个不记得名字的遥远的城市，父母在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饭馆，饭馆的周围是大型机械工具作业后留下的土坑，倒塌的房间和曾经生活的碎片。听说是要在这个小镇上建造一座新的机场，这边的小镇拆迁的都差不多了，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居民和三五成群工作和吃饭的工人。

饭馆不大，从门口进去，有几张桌子，这是人们主要吃饭的地方，再往里走，是做饭的厨房。

空气中透漏着油腻，呼吸可以触碰声音，思维和身体都浮肿和慵懒，阳光像茉莉花茶茶色般的一个午后，我的母亲从冰柜与墙面挤压的微小缝隙中，听到了一声猫叫。一阵惊讶涌入母亲心头，母亲向冰柜后面看了看，极其轻快地向我喊道：“哇，这有一只小白猫！”我也被母亲的惊讶所带动，但是又装作没有大惊小怪的样子慢慢地靠近冰柜，缓缓地看向冰柜后面。作为儿童，我本能地被可爱的动物幼崽所吸引，但是又欢喜又平静，我感到既开心也难过，我所开心的是有只可爱的小动物可以作为我生活中的玩伴，缓解生活中的无趣，但是我又发现我对它好像没那么在意。

从冰柜与墙面的狭缝中，我把它抱了出来，它是白色的，毛发很乱，就和动画片里地流浪猫一个样儿。我把它放在地上，它只是简单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叫着小步地向前走着。过去多年，细节且平常的生活不会在脑子中留下太多印记，只是记得，家人从开始对意外的惊喜变成了意外的厌恶。

这只猫总是在叫，在白天繁忙的工作后，这只猫在晚上也不愿为人类考虑。它没有被人类驯服，只是保持着生命的原始本能，而发出声响，可能只是他对世界的需要。但是，作为一个几岁的小孩儿，我不懂它叫喊声背后的意义和目的，我的父母在一天的劳累后，不愿被它的声响所侵扰，也不愿意理解它叫喊的目的，于是一天，他们告诉我，把它扔了吧。

我就按他们说的话照做了。可能我对它的好感被它一声声不折不扣的叫喊磨灭，也可能我对它的喜爱也就有限，我不记得第一次它被扔在哪里，但是当天晚上，我又听到了它的叫声。第二次，我依然不记得它被丢在哪里，但是隔了一两天，他的叫声又回到了冰柜和墙面的狭小缝隙中，第三次，它再也没回到那间屋子，我也再没能回到那个下午。

父母让我把它扔远点，我就抱着它，沿着泥泞的马路，走了很远。那天好像刚下过大雨，路边两侧被挖掘机翻开泥土形成的坑，充满了积水，一个一个，连成一片，像一个个被满是积水的火山口拼接形成的黑绿色池塘。在一些可以看到坑底的坑里，水里有一些红色幼虫，游来游去，在人类看来，不免一阵恶心与反胃。

我蹲在那些水坑旁边，观察着水面的浮虫和水坑底部的泥土。不知是想起电视上那些把人倒着挂在钩子上然后把人泡在水里的刑讯逼供，还是因为我对父母责备引起的不满作用在这只猫身上，亦或是单纯儿童之恶和顽劣，还是说三者都有甚至不知道的更多者的结合，我把它的头浸入了一个水坑当中，隔了一会儿，把它拿了出来，嘴里仿佛念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甚至不知道，是电影中得到犯人规训吐露真言的喜悦，还是让我出气的爽快？我都不记

得了，我忘记了当时的情绪，感情，乃至动机。我一遍一遍重复，一遍一遍，在不知道到底多少次重复后，我把它放在路边，它的毛发全部都已经湿透，我忘记了最后一眼它是站着，还是趴着，但是它还活着，在蓝绿色的天空下活着，在蠢笨恶童的虐待之下活着，在凉薄的，没有波澜，也不刺骨的空气中活着。我跑掉了，没有任何悲痛，仿佛也如释重负，回到家，没人过问。之后那间屋子再也没听到猫叫，或者任何动物的叫声。

几天后，我从路口斜对面的旱厕路过，旱厕周围有一些垃圾，充斥着刺激的恶臭，当我正加速疾步从旱厕旁边离开的时候，隐隐约约看到一个白色毛状物，稍微靠近了一点，我辨认出了它的形状，身上的毛发已经参差不齐，这世界的清理工正蚕食着它最后存在的证据。

猫有九条命，这话是谁说的和给谁听的，我都不清楚。